

《荒山泪》

主要角色

张慧珠：旦，梳大头、线尾子、点翠头面，后换银头面、带甩发，蓝色绣花帔、内衬青褶子，绣边裙子、系绣花腰巾，后换女富贵衣、素裙子、系素白腰巾，彩裤、彩鞋

鲍世德：生，茶色鸭尾巾、黪满，古铜色帔、外套黑边灰色大坎肩，豆沙色彩裤、大袜、福字履；后换蓝老斗衣系腰包，发髻系黄绸带、戴草帽圈、大带

王四香：丑，皂隶帽，青布箭衣、黄大带，大布袜、皂鞋

崔德富：丑，皂隶帽，青布箭衣、黄大带，大布袜、皂鞋

高良敏：生，白毡帽头，白三、黄绸子，老斗衣系腰包、大带，青彩裤、大布袜、福字履

陈氏：老旦，白发网、发髻、黄绸子，茶色老斗衣，绿裙子、彩裤、福字履

高忠：生，桥头巾、黑三，黑花领褶子，青彩裤、厚底

胡泰来：丑，圆沙、黑八字吊搭，红官衣，玉带，青彩裤、朝方

杨德胜：净，勾白三块瓦、黑扎、耳毛子、大额子，黑马褂、紫绣边箭衣、系下甲、大带，红彩裤、厚底

钱绅士：净，揉紫堂脸勾眉子、紫员外巾、黪满，紫员外帔、内衬古铜素褶子，青彩裤、大布袜、皂鞋

李绅士：丑，丑三、黑员外巾，黑员外帔、外套绣边大坎肩，青彩裤、大布袜、皂鞋

宝琏：娃娃生，孩儿发，茶衣，青彩裤、大袜、圆口鞋

樵夫甲：生，毡帽、草帽圈，黑三，茶色褶子系蓝裙子，青彩裤、福字履

樵夫乙：生，毡帽、草帽圈，蓝褶子系白裙子，青彩裤、薄底

民伏甲：生，毡帽，素蓝褶子，青彩裤，薄底。

民伏乙：生，毡帽，老斗衣系裙子，青彩裤、薄底。

班头：丑，皂隶帽，青布箭衣、黄大带，大布袜、皂鞋

四衙役：杂，秦椒帽，青袍，青彩裤、薄底

八校尉：武行，大板巾、额子、千斤，黑马褂、黑箭衣、大带，红彩裤、薄底

情节

明朝末年，河南济源县，有个以务农为本的农民，叫高良敏。由于当时的官府，将苛捐饷税不断增加，高良敏迫于苛税，只好携子高忠入深山采药，但不幸二人均被猛虎吞食，其妻陈氏惊痛身亡，其孙宝琏又被拉去充伏役，原五口之家，现只剩其媳张慧珠孤身一人。可差役仍不停地向她勒索逼税，张慧珠忧愤成疾，避入深山，但可恶的差役又跟踪而至。张慧珠怀着满腔的悲愤，自刎而死。

根据《京剧流派剧目荟萃》第六辑整理

【第一场】

（【阴锣】。远处传来【虎啸声】。虎形自下场门上，跳虎形。【一封书】。虎形自下场门下。【滚头子】。二樵夫持锄从自上场门同上。二樵夫同向左右观望，见无动静，同走至台中向下场门的方向攀登，登山后二樵夫同走小圆场至台中，即开始挥锄挖药。【虎啸声】，起【乱锤】。虎形自下场门上，二樵夫见虎形大惊失色，急忙逃命。樵夫甲向虎形抡一锄，见没打中匆忙向下场门逃下。【快冲头】。樵夫乙见状惊慌急走，虎形在后面穷追不舍。【崩登仓】。樵夫乙失足跌倒。【崩登仓】。樵夫乙跪步急走。【崩登仓】。樵夫乙跪步急走。【冷锤】。樵夫乙挣扎站起。【快冲头】。樵夫乙急步向下场门逃下。虎形追下。【撒锣】，【撒锣尾子】。）

【第二场】

王四香、

崔德富（内同白） 啊哈！

（【小锣五击头】。王四香、崔德富自上场门同上，同走至前台口。王四香站大边，崔德富站小边。）

王四香（念） 欺压百姓是好手，

崔德富（念） 见了老爷变做狗。

王四香（白） 在下王四香。

崔德富 (白) 在下崔德富。
王四香 (白) 请了。
崔德富 (白) 请了。
王四香 (白) 老爷升堂，小心伺候！
崔德富 (白) 小心伺候。
(【冬冬】，【小锣打上】。王四香站左台口，崔德富站右台口。四衙役自上场门同上，分两边站门，胡泰来自上场门上，走到前台口，抖袖。)
胡泰来 (念) 好官还要人做，发财不怕太多。
(胡泰来摆动右手。)
胡泰来 (念) 难得清官像我，
(胡泰来右手食指指自己鼻子。)
胡泰来 (念) 你们看我如何？
(胡泰来左手向前指观众。【小锣住头】。胡泰来归大座。)
胡泰来 (白) 下官胡泰来。蒙圣恩放我济源县的正堂。到任以来，家家关门，处处闭户，我也莫名其妙。这且不言。只因李自成带领百姓起兵要推倒皇上，那还了得！杨嗣昌大人，又有军令到来，言说征收人丁赋税，每人出钱一贯，不分男女老少，贫富人等。唉！军情紧急，谁能往四乡，谁能催得赋哇？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小人(王四香)(崔德富)，参见老爷。
(王四香、崔德富同打躬。)
胡泰来 (白) 哎呀！老爷正为这件事为难哪！听我告诉你们说。
王四香 (白) 是。
胡泰来 (白) 杨大人——
(胡泰来双手拱请式。)
胡泰来 (白) 有军令到来，言说征收人丁赋税，每人出钱一贯，不分男女老幼，贫富人等，你们既能往四乡，催得赋，你们两个人办一办好啦！啊？
王四香 (白) 回老爷的话，小人名字叫王四香，我不能“往四乡”。
崔德富 (白) 小人名字叫崔德富，我也不能“催得赋”。
胡泰来 (白) 哦！说了半天你的名字呢——
(胡泰来指王四香。)
胡泰来 (白) 叫王四香。
你的名字呢——
(胡泰来指崔德富。)
胡泰来 (白) 叫崔德富。
(胡泰来向王四香。)
胡泰来 (白) 你也不能往四乡——
(胡泰来指崔德富。)
胡泰来 (白) 你也不能催得赋，是不是呀？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对！
(胡泰来手拍惊堂木。)
胡泰来 (白) 反了！老爷为这件事情把汗都急出来了，
(胡泰来以手拭汗。)
胡泰来 (白) 还跟着起哄是怎么着？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小人不敢！
胡泰来 (白) 哼！没用的东西，少在我这儿装佯，我已派人去请钱、李二位绅士，等他们到来一定有个办法，知道了吗？
(胡泰来手拍惊堂木。)
胡泰来 (白) 走开！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瞧！
钱绅士、

李绅士 (内同白) 钱、李二位绅士到!
胡泰来 (白) 快点有请!
(【小锣二击】。钱绅士、李绅士自上场门同上, 同站右台口。)
李绅士 (念) 忽听太爷唤,
钱绅士 (念) 快步到堂前。
(【小锣一击】。李绅士、钱绅士同进门。)
李绅士、
钱绅士 (同白) 参见老爷。
(李绅士、钱绅士同打躬。)
胡泰来 (白) 二位绅士来了, 快点请坐。
李绅士、
钱绅士 (同白) 谢坐。
(【小锣一击】。李绅士、钱绅士分座。)
李绅士 (白) 唤我等前来, 有何吩咐?
胡泰来 (白) 只因杨大人有军令到来, 言道征收大丁赋税, 每人出钱一贯, 不分男女老少, 贫富人等。军情紧急, 把二位绅士请来, 帮我想个主意。
李绅士 (白) 回禀太爷: 我们这里连年荒旱, 寸草不生, 黎民百姓度日艰难, 此事办不到哇!
胡泰来 (白) 你说的这套话呀, 我打咋个就知道啦, 我没主意才把二位请来, 你要是这么说, 这不是废话吗?
李绅士 (白) 啊, 太爷, 实在是办不到哇!
胡泰来 (白) 别价, 您得帮帮忙吧。
李绅士 (白) 我无能为力呀!
(李绅士双手摊开。)
胡泰来 (白) 哎呀, 您不必推辞啦, 今几个是我求着您啦!
(胡泰来从桌子右边走出来。李绅士、钱绅士同站起。)
胡泰来 (白) 往后呢, 您还有求着我的时候哪! 我一定尽力去为您办。
李绅士 (白) 太爷, 实在是办不到的。
(胡泰来生气。)
胡泰来 (白) 怎么着?
(胡泰来指李绅士。)
胡泰来 (白) 你说办不到就办不到吗? 大胆!
李绅士 (白) 是, 是。
(李绅士低头打躬。)
胡泰来 (白) 可恶!
李绅士 (白) 是, 是。
(胡泰来转身见钱绅士。)
胡泰来 (白) 哎唷, 哈哈……哎呀, 钱先生。
钱绅士 (白) 太爷。
胡泰来 (白) 这件事情您能给办办吗?
钱绅士 (白) 我能办, 我能办!
胡泰来 (白) 这……
钱绅士 (白) 这东西南北乡的情况——
(钱绅士右手接掌。)
钱绅士 (白) 晚生我是再熟不过的啦。
胡泰来 (白) 啊!
钱绅士 (白) 再说事关老父台的前程, 晚生哪有不帮忙的道理。
胡泰来 (白) 如此说来就对了!
(胡泰来向李绅士。)
胡泰来 (白) 他能办, 你怎么就不能办呢?
李绅士 (白) 噢, 是, 是。
胡泰来 (白) 真是可恶, 你还不给我出去!
李绅士 (白) 是, 是。
(李绅士出门。)

李绅士 (白) 哎呀呀，我看你——

(李绅士回头看钱绅士。)

李绅士 (白) 是怎生的得了哇!

(【小锣一击】。李绅士右手抓袖，向后背袖，摇头自下场门下。)

胡泰来 (白) 钱先生。

钱绅士 (白) 啊。

胡泰来 (白) 今后您有什么事情只管说，我替您去办去。

钱绅士 (白) 我一定少麻烦不了您哪。

胡泰来 (白) 没什么，没什么!

王四香、崔德富。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啊。

胡泰来 (白) 有什么事情，多向钱先生请教。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啊。

胡泰来 (白) 钱先生，我还有点事跟您告辞了。

钱绅士 (白) 您忙，您忙。

(【小锣一击】。胡泰来自下场门下。四衙役自两边分下。)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您有什么好主意呀?

钱绅士 (白) 这事好办，这地方谁家有钱，谁家没钱，谁家软弱，谁家刁顽，我都知道。回头我给你们开张名单，你们照单一办就成了。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这就麻烦您了。

(王四香、崔德富同向钱绅士拱手。)

钱绅士 (白) 可是这么着，要是事成之后，你们可别忘了我。

王四香 (白) 没说的，咱们是三一三十一。

崔德富 (白) 对，咱们是三一三十一。

(钱绅士点头。)

钱绅士 (白) 就这么着，我开名单去。

(钱绅士自上场门下。)

王四香 (白) 伙计，这主意可不错呀。

崔德富 (白) 是不错，可是咱们俩要的时候还得想个主意。

王四香 (白) 我是没主意。

崔德富 (白) 你没主意，我倒有个主意。

王四香 (白) 你说给我听听。

崔德富 (白) 咱们俩人哪，一个做好人，一个做坏人，做好人的话要来得松；做坏人的脸要绷得紧，这一松一紧，管保马到成功!

王四香 (白) 好主意。

崔德富 (白) 好主意。

王四香 (白) 走吧，您哪!

崔德富 (白) 走着。

王四香 (白) 正是：

(念) 手拿钱袋各家凑，

崔德富 (念) 绅士还要捞回扣!

王四香 (白) 走吧，您哪!

(【小锣打下】。王四香、崔德富自下场门同下。)

【第三场】

(【小锣抽头】。高良敏、陈氏自上场门同上，同走至前台口。高良敏站大边，陈氏站小边。)

高良敏 (西皮摇板) 田园数亩聊安命，

(高良敏右手按掌。)

陈氏 (西皮摇板) 一家五口度光阴。
(【小锣抽头】。高忠左手托酒具,右手拉宝琏自上场门同上,张慧珠手托盘自上场门上。【小锣抽头】。)

高忠 (西皮摇板) 爹爹寿日当恭敬,
(高忠右手扶盘做打揖状。)

张慧珠 (西皮摇板) 佐夫杯酒慰亲心。
(【反西皮小开门】。高忠、张慧珠同进门,同将盘放在桌上,同将酒具放在高良敏、陈氏面前,高忠、张慧珠同替高良敏、尘世斟酒,随即高忠站在大边,张慧珠侍立在小边。)

高忠、
张慧珠 (同白) 爹娘请上——
(高忠、张慧珠同双手拱请式。)

高忠、
张慧珠 (同白) 待儿等拜寿。
高良敏、
陈氏 (同白) 不要拜了。
(【小锣凤点头】。)

高忠 (西皮摇板) 爹爹请上儿拜定,
(高忠双手拱请式。)

张慧珠 (西皮摇板) 但愿年年祝好春。
(高忠、张慧珠同跪拜,高忠坐大边跨椅,张慧珠坐小边跨椅。)

宝琏 (白) 爷爷、奶奶在上——
(宝琏双手拱请式。)

宝琏 (白) 孙儿我给您拜寿。
(宝琏跪拜。)

高良敏、
陈氏 (同白) 你也不必拜了。
宝琏 (白) 妈,我在哪儿吃呀?
高良敏 (白) 过来,过来,在爷爷这里吃呀!
(宝琏快步跑到高良敏眼前。)

高良敏 (白) 过来……哈哈……
(【小锣凤点头】。)

高良敏 (西皮摇板) 一家人坐草堂同欢同饮,
(高良敏双手成八字形的铺掌。)

陈氏 (西皮摇板) 有佳儿与佳妇常慰我心。
(陈氏看高忠点点头,右手抚胸,看张慧珠。)

高忠 (西皮摇板) 愿双亲福寿齐,无灾——
(高忠右手摆动。)

高忠 (西皮摇板) 无病,
张慧珠 (西皮摇板) 待我来勤织纺奉养双亲。
(张慧珠右手按掌,双手拱请式。)

鲍世德 (内白) 走哇!
(【纽丝】。鲍世德自上场门上,走至右台口。)

鲍世德 (西皮散板) 适才间邻居们对我言论,
(鲍世德右手将髯托看。)

鲍世德 (西皮散板) 又定下新名目要税人丁。
(鲍世德右手按掌。)

鲍世德 (西皮散板) 我急忙到兄家去送一信,
(鲍世德右手向左指。)

(【纽丝】。鲍世德进门,高良敏、陈氏、高忠、张慧珠同站起,鲍世德挖到大边。)

鲍世德 (白) 仁兄啊!
(【行弦】,【大锣凤点头】。)

鲍世德 (西皮散板) 最好是请父老同上公呈。
(鲍世德右手向外指出。【长尖】。鲍世德坐大边跨椅,高忠在椅旁侍立。高良敏、陈氏依次坐小边跨椅,张慧珠在椅旁侍立。)

鲍世德 (白) 唉!
(鲍世德焦急地以右拳击左掌心。【撕边一击】。)

高良敏 (白) 啊, 贤弟, 你这样慌慌张张, 为了何事呀?
(高良敏双手摊掌。)

鲍世德 (白) 啊, 高仁兄, 此事你还不知么?
高良敏 (白) 愚兄不知呀!
鲍世德 (白) 只因兵部杨大人, 有军令到来, 要征收人丁赋税, 小弟特来与仁兄商议, 怎样请求官府免去此税才好。

(鲍世德右手接掌。)

高良敏 (白) 啊, 贤弟, 想这完粮纳税之事, 岂能违抗的呀!
(高良敏右手摊掌。)

鲍世德 (白) 仁兄, 你此言差矣!
(鲍世德右手摆动。)

高良敏 (白) 何差?
(高良敏双手摊掌。【住头】。)

鲍世德 (白) 想今年的赋税, 我们早已缴纳了, 如今又出了人丁税, 这分明是巧立名目, 搜索民财, 这样的赋税, 我们自然是不服的呀!
(鲍世德右手摆动。)

高良敏 (白) 依贤弟之见呢?
(高良敏双手拱请式。)

鲍世德 (白) 小弟有意请仁兄——
(鲍世德双手拱请式。)

鲍世德 (白) 约请父老, 同上公呈。请县太爷免去这人丁恶税呀!
(鲍世德右手向外指出。【撕边一击】。高良敏捋髯思索。)

高良敏 (白) 这……
高忠 (白) 且慢! 是我闻听东村已然聚合多人, 齐上公呈。县太爷非但不准, 反将为首之人, 责打二十大板, 赶下堂来, 依我看来, 爹爹与叔父前去——
(高忠双手拱请式。)

高忠 (白) 也是枉然!
(高忠右手摆动。)

高良敏 (白) 如此说来, 这恶税是免不得了!
高忠 (白) 免不得了。
陈氏 (白) 唉, 我家只有这数亩薄田, 哪有银钱纳这样恶税呀?
(陈氏双手擦掌。)

张慧珠 (白) 婆婆但放宽心——
(张慧珠双手拱请式。)

张慧珠 (白) 待媳妇连夜纺织——
(张慧珠右手向外指出。)

张慧珠 (白) 也可以帮助爹爹完纳苛税。
(张慧珠右手按掌。)

高忠 (白) 母亲不必焦虑——
(高忠摆动右手。)

高忠 (白) 待孩儿连夜上山采药, 变卖银钱也好交纳赋税。
(高忠左手向外指出。)

高良敏 (白) 这采药么, 为父也可上山走走。
(高良敏站起, 右手向外指出。)

鲍世德 (白) 不可。
(鲍世德站起。)

鲍世德 (白) 这山中惯出猛虎, 你父子不可冒险前往。
高良敏 (白) 啊, 事到如今, 也说得不得了! 我想猛虎出山, 尚有定时——
(高良敏右手按掌。)

高良敏 (白) 小心一二, 料然无事。
(高良敏左手摆动。)

高良敏 (白) 只是上山采药，一时焉能变钱？
(高良敏右手摊掌。)

高良敏 (白) 若官府催逼前来……

张慧珠 (白) 这倒无妨，几月中，媳妇连夜纺织已完成绢帛五匹。
(张慧珠右手按掌。)

张慧珠 (白) 可命琏儿拿到市上售卖，倘若县官催逼前来，只好先将它完纳丁税吧。
(张慧珠右手摊掌。)

陈氏 (白) 唉，你将这绢帛之钱拿去，我们全家拿什么度日呀？
(陈氏双手摊掌。)

高忠 (白) 啊，母亲！
(高忠双手拱请式。)

高忠 (白) 待孩儿采药回来，变卖银钱——
(高忠右手按掌。)

高忠 (白) 再补做家中之用，也是一样啊！

鲍世德 (白) 哎呀且住！
(【撕边一击】。鲍世德走至前台口背躬。)

鲍世德 (白) 为纳丁税，看他一家不顾生死冒险上山，令人可感。
(鲍世德走回原处。)

鲍世德 (白) 啊，高仁兄！

高良敏 (白) 贤弟！

鲍世德 (白) 我也打消前意，随你们上山走走，我要告辞了。
(高良敏、鲍世德同向里深施一礼。【纽丝凤点头】。)

鲍世德 (西皮散板) 为纳税他父子不顾性命，
(鲍世德出门。)

鲍世德 (西皮散板) 这官府比猛虎凶恶十分！
(鲍世德双手抖动向前指出。)

高良敏 (白) 恕不远送！
(高良敏双手拱请式。【五锤】。鲍世德拱手，转身自下场门下。)

张慧珠 (白) 宝琏，取我织成的绢帛前来。

宝琏 (白) 哎！
(宝琏自上场门下。)

高良敏 (白) 你到后面收拾收拾。

高忠 (白) 遵命！
(【小锣一击】。高忠自下场门下。)

陈氏 (白) 啊，老老，你父子此番前去，一路之上是要谨慎的才好。

高良敏 (白) 妈妈只管放心。
(高良敏左手按掌。)

高良敏 (白) 有忠儿跟随，料然无事。
(高良敏右手摆动。)

陈氏 (白) 话虽如此，还是要多加谨慎的才是呀。
(陈氏边说边拉起高手。)

高良敏 (白) 记下了。
(高良敏点头。【小锣一击】。宝琏手捧绢帛自上场门上。)

宝琏 (白) 妈！

张慧珠 (白) 宝琏这有绢帛五匹，拿到市上——
(张慧珠右手按掌。)

张慧珠 (白) 售钱十贯，快快回来！
(张慧珠右手扶宝琏肩嘱咐再三。)

宝琏 (白) 知道了，卖绢去啦！
(【小锣一击】。宝琏自上场门下。高忠自下场门上，手持药锄两把。)

高忠 (白) 收拾好了。
(高忠顺手递与高良敏一把药锄，高良敏接药锄。)

高良敏 (白) 噢，你我父子山中走走。

(高良敏右手抖袖。【纽丝凤点头】)

高良敏 (西皮散板) 为采药哪顾得年高涉险，
(高良敏右手摊掌。)

陈氏 (白) 早去早回。
(【纽丝】。高良敏、高忠同出门。高良敏自下场门下，高忠走至左台口处右转身。)

高忠 (西皮散板) 陪爹爹去到那王屋山巅。
(高忠双手拱请式，左转身自下场门下。)

陈氏 (白) 须要小心！唉！
(陈氏左手抖袖。【小锣凤点头】。)

陈氏 (西皮摇板) 但愿他父子们早早回转，
(陈氏、张慧珠同进门。【小锣凤点头】。)

张慧珠 (西皮摇板) 待我来勤织纺——
(张慧珠向正台口走去。)

张慧珠 (西皮摇板) 佐纳丁钱。
(张慧珠走至正台口将门关上。【小锣凤点头】。陈氏走至大边跨椅坐下，张慧珠站立一旁。王四香、崔德富自上场门同上，同站在右台口。)

王四香 (西皮摇板) 到乡间催银税人人埋怨，
(王四香右手摊掌。)

崔德富 (西皮摇板) 为交差一心想——
(崔德富双手拱请式。)

崔德富 (西皮摇板) 索要银钱。
(崔德富右手前指。)

王四香 (西皮摇板) 来到了高家门好言相劝，
(王四香走至高家门前。)

王四香 (白) 呀！
(【小锣一击】。王四香用右指反弹门环。)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开门哪！
(【行弦】，【小锣凤点头】。)

张慧珠 (西皮摇板) 耳听得叩唤声来到门前。
(张慧珠走至正台口双手开门。)

张慧珠 (白) 是哪个？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是催粮的。
(【小锣一击】。王四香、崔德富同进门挖到大边，陈氏、张慧珠同移步到小边站。)

陈氏 (白) 媳妇，他们是做甚么的呀？
张慧珠 (白) 这二位，是到此催粮的。
陈氏 (白) 啊，两年的钱粮，俱已交纳完了，怎么又来征粮，是何道理？
崔德富 (白) 啊，你说是什么道理！
王四香 (白) 老太太，这回收的不是钱粮，只因攻打李自成军饷不足，要征收人丁赋税，每人出钱一贯，不分男女老少，贫富人等，今天收到您这啦！
陈氏 (白) 想这样的恶税，实在坑苦百姓，怎么又征人丁税呀？
崔德富 (白) 什么好税、恶税，我们管不着，要讲理到太爷堂上去，我们来了，俩字——“要钱”。
(【小锣一击】。崔德富伸手向陈氏要，王四香示意别忙。)

陈氏 (白) 这样的人丁税，要交纳几次呢？
(陈氏左手抖袖。)

王四香 (白) 就这一次呀！
陈氏 (白) 我们无有。
崔德富 (白) 你有没有啊！
(【小锣一击】。陈氏不满地甩左袖。王四香走至张慧珠跟前。)

王四香 (白) 小娘子，你家有亲丁几口哇？
张慧珠 (白) 我们这里共有亲丁五口。

王四香 (白) 那好, 您交五贯钱就行了。

张慧珠 (白) 慢来——

(张慧珠右手按掌。)

张慧珠 (白) 适才命小儿去到市上售卖绢帛——

(张慧珠右手向前指出。)

张慧珠 (白) 等他回来——

(张慧珠右手按掌。)

张慧珠 (白) 方能奉上。

(张慧珠双手拱请式。崔德富不满。)

崔德富 (白) 啊, 我们还得等着吗?

(崔德富欲走。)

王四香 (白) 回来, 回来! 等会儿没关系。

崔德富 (白) 这么麻烦呀!

王四香 (白) 有钱不就得了吗。

(【小锣五击】。宝琏手托托盘、内放串钱自上场门上, 进门挖到小边站。)

宝琏 (白) 妈, 这绢卖了十贯钱, 您把这钱收起来得啦。

(宝琏看王四香、崔德富。)

宝琏 (白) 妈, 这两个人头上插着鸡毛, 上咱们家干什么来啦?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这孩子说话真厌恶(1)。

张慧珠 (白) 休得胡言。

(张慧珠向宝琏示意。)

张慧珠 (白) 二位上差, 我家卖绢得钱十贯, 今交二位五贯, 请将姓氏书在簿上。

王四香 (白) 好, 来, 来。

宝琏 (白) 给你这钱。

崔德富 (白) 拿过来。

(崔德富放在褡裢内。)

宝琏 (白) 我说, 你们写。

(崔德富从褡裢里拿出毛笔, 帐本交给王四香, 用手托砚。王四香拿笔, 打开帐本。)

王四香 (白) 小孩, 你们家都有谁呀?

宝琏 (白) 我们家里头哇, 有爷爷。

王四香 (白) 叫什么?

宝琏 (白) 叫高良敏。

王四香 (白) 叫高粱米?

宝琏 (白) 暖, 高良敏。

(王四香写。)

王四香 (白) 噢, 高良敏。还有谁?

宝琏 (白) 祖母陈氏。

(王四香写。)

王四香 (白) 陈氏, 还有谁?

宝琏 (白) 还有我爸爸。

王四香 (白) 叫什么?

宝琏 (白) 单名一个忠字。

王四香 (白) 高忠。

(王四香写。)

王四香 (白) 还有谁?

宝琏 (白) 还有咱妈。

王四香 (白) 啊! 你妈。

宝琏 (白) 对了, 我妈。

王四香 (白) 叫什么?

宝琏 (白) 张氏老太太。

王四香 (白) 张氏就张氏得了, 干吗还老太太?

(王四香写。)

王四香 (白) 小孩这回可该你了。你可是孙子辈的，你叫什么？
 宝琏 (白) 我叫宝琏，我是孙子辈，劳驾大哥，你给我写上吧。
 崔德富 (白) 呦，你们是哥俩。
 王四香 (白) 不……
 (【小锣五击】。王四香、崔德富自下场门同下。【小锣一击】。陈氏心焦。)
 陈氏 (白) 媳妇，钱让他们拿去，我们拿什么度日呀？
 (陈氏双手摊掌。)
 张慧珠 (白) 不妨，我们还有五贯，尚可支持几日。
 陈氏 (白) 哎，真真的倒运！正是：
 (念) 可恨此身逢战乱，
 (陈氏右手向外指出。)
 张慧珠 (念) 不知何计度荒年。
 (张慧珠右手按掌。)
 陈氏 (白) 将门关好。
 (【小锣打下】。宝琏关门，陈氏自下场门下，张慧珠持盘与宝琏自下场门同下。)

【第四场】

(【冲头】，【急急风】。八校尉身挎腰刀右手拉山膀自上场门同跑上站斜一字。杨德胜右手举马鞭左手握宝剑自上场门上，走至左台口，左手勒缰，右腿跨抬，勒马亮相。【冲头】。杨德胜随即反跑一小圆场，站台中勒马亮住。)
 杨德胜 (白) 军士们！
 八校尉 (同白) 有。
 杨德胜 (白) 趲行者！
 八校尉 (同白) 啊！
 (【水底鱼】。八校尉同领起走圆场，挖门分两边站。【住头】。杨德胜在前台口勒马亮相。)
 杨德胜 (白) 某——
 (【撕边一击】。)
 杨德胜 (白) 杨德胜。
 (【住头】。)
 杨德胜 (白) 奉了杨大人之命，下乡征取民伏。
 这军士的！
 八校尉 (同白) 有！
 杨德胜 (白) 趲行者。
 八校尉 (同白) 啊。
 (【水底鱼】。八校尉同插门，自下场门同下，杨德胜走到右台口打马亮相，自下场门下。【大锣打下】。)

【第五场】

(【交更】，【小锣抽头】。宝琏左手抱书自上场门上，走至右台口。)
 宝琏 (西皮摇板) 每日里在学中读孔孟，
 (【小锣凤点头】。宝琏进门坐到桌内。)
 宝琏 (西皮摇板) 不觉得红日落天已黄昏。
 (【哑笛】。)
 宝琏 (白) 天到这时候啦，我爷爷和我爸爸上山采药怎么还不回来呀！
 (【小锣一击】。宝琏翻书心不定。)
 宝琏 (西皮摇板) 读书读的心烦闷，
 就在此处睡沉沉。
 (宝琏做伸懒腰、睡状。【小锣夺头】。张慧珠缓步自上场门上，右手抖袖、提袖，左手扶鬓向前看，随即走至右台口站定。)
 张慧珠 (西皮慢板) 谯楼上——
 (张慧珠右手向前方指。)
 张慧珠 (西皮慢板) 二更鼓——

(张慧珠左手抬至齐肩高、右手在胸前托掌。)

张慧珠 (西皮慢板) 声声送听,
(张慧珠右手在右额前托掌, 右手向后背袖, 身向左转, 缓步向上场门方向走一小圆场, 归到右台口, 右手向前指出, 随即双掌摊开。)

张慧珠 (西皮慢板) 父子们——
(张慧珠双手拱请式。)

张慧珠 (西皮慢板) 去采药——
(张慧珠右手向右外方指出。)

张慧珠 (西皮慢板) 未见回程。
(张慧珠左手在左胸前摆动, 右手按掌, 双手向里翻腕变摊掌, 左手扶鬓观望, 向右转身反走一小圆场, 随即从右台口向正台口横走, 走至堂桌右角, 双手抖袖。左手向上撑起; 右手走搭肩袖, 看宝玑, 随之走至左堂桌前, 双手抖袖, 右袖向上撑起; 左手走搭肩袖, 看宝玑, 双手将水袖抖下, 缓缓坐在大边的跨椅上。)

张慧珠 (西皮慢板) 对孤灯——
(张慧珠双手提袖, 右手指桌上的灯。)

张慧珠 (西皮慢板) 思远道——
(张慧珠左手指向前方。)

张慧珠 (西皮慢板) 心神——
(张慧珠右手抚胸。)

张慧珠 (西皮慢板) 不定,
(张慧珠双手摊掌。)

张慧珠 (西皮慢板) 不知他——
(张慧珠右手向外指出。)

张慧珠 (西皮慢板) 在荒山——
(张慧珠双手捏袖梢将水袖半折起, 顺势双手向里翻折水袖后, 双臂逐渐斜托起, 形成右高左低的斜托袖式。)

张慧珠 (西皮慢板) 何处安身。
(张慧珠双手落下, 向前凝神右手摊掌, 摇摇头, 心中不安, 回头看正在伏桌而睡的宝玑, 又向外凝望, 心情逐渐焦急, 低头沉思, 双手相继在胸前揉动; 脚步沉重地在屋中踱起步来, 缓步从大边向小边走去, 随着脚步的移动, 眼神焦急, 心绪不安时而轻轻摇下头, 走至小边, 向右转身, 回首再望伏桌熟睡的宝玑, 心情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随即坐在小边的跨椅上, 左手扶桌竟, 定神前望。)

张慧珠 (白) 想我——
(张慧珠右手抚胸。)

张慧珠 (白) 自到他家——
(张慧珠左手稍抬, 右手向左指。)

张慧珠 (白) 以来, 从不曾——
(张慧珠右手摆动。)

张慧珠 (白) 见他父子在外住宿,
(张慧珠双手摊掌。)

张慧珠 (白) 怎么, 天到这般——
(张慧珠左手扶鬓, 向前凝望。)

张慧珠 (白) 时候还不见回来呢?
(张慧珠双手摊掌, 右手抖袖。【交三更鼓】。张慧珠右手扶鬓, 侧耳倾听更声, 心中不安右手指向前去, 右手抖袖、提袖。)

张慧珠 (西皮慢板) 到三更真个是——
(张慧珠右手按掌、左手拉起右袖梢。)

张慧珠 (西皮慢板) 月明人静,
(张慧珠右手在右额前托起亮相。)

张慧珠 (西皮慢板) 猛听得——
(张慧珠扶右鬓。)

张慧珠 (西皮慢板) 窗儿外——
(张慧珠左手向外指。)

张慧珠 (西皮慢板) 似有人行。
(张慧珠左手向里翻腕变成摊掌, 听见动静, 欣喜, 急站起向前走两步。)

张慧珠 (白) 外面声响——

(张慧珠左手向外指出。)

张慧珠 (白) 莫非是他父子——

(张慧珠双手拱请式。)

张慧珠 (白) 回来了么?

(张慧珠回身向桌前走去, 走至桌前。)

张慧珠 (西皮慢板) 忙移步隔花荫——

(张慧珠拿灯, 右手护灯。)

张慧珠 (西皮慢板) 留神——

(张慧珠到正台口出门。)

张慧珠 (西皮慢板) 觑(2)定,

(张慧珠从台中缓步横线向上场门方向走去, 走上上场门, 面向上场门观望, 举灯亮相, 向左转身扶灯亮相, 自叹无人, 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 轻轻叹口气, 向前走两步, 见风起, 右手遮灯。)

张慧珠 (西皮慢板) 原来是——

(张慧珠右手按掌。)

张慧珠 (西皮慢板) 秋风起——

(张慧珠右手将水袖向里翻折。)

张慧珠 (西皮慢板) 扫叶之声。

(【起四更鼓】。张慧珠右手向下抖袖, 听更鼓声, 焦急万分, 心神不安地进了门, 将灯放回原处, 向右转身, 左手扶鬓, 定神思索, 缓缓走在大边的跨椅前。)

张慧珠 (西皮慢板) 听画鼓报四更——

(张慧珠右手按掌。)

张慧珠 (西皮慢板) 愈添——

(张慧珠右手从左肩方向撩起向上撑袖。)

张慧珠 (西皮慢板) 凄冷,

(张慧珠双手抖袖向上翻折水袖。)

张慧珠 (西皮慢板) 看娇儿正酣睡——

(张慧珠左手按掌, 右手上撑。)

张慧珠 (西皮慢板) 恐被风侵。

(张慧珠右手下落将水袖搭在左小臂之上, 双手将水袖抖下, 双手将水袖提起, 缓步走至正台口, 双手将门关上, 向右转身, 缓步向堂桌左前角方向走去, 走至桌前, 左手扶鬓看宝玦。)

张慧珠 (白) 看他扶几而卧——

(张慧珠右手作枕拳式, 左手拉右袖。)

张慧珠 (白) 他也是——

(张慧珠右手指宝玦。)

张慧珠 (白) 思念他爹爹呀!

(张慧珠双手拱请式, 稍一思索, 再看宝玦, 见他衣衫单薄, 双手摊掌, 心中不知如何是好, 随即看看自己穿的衣衫, 再看看宝玦, 一想决定脱下自己的衣衫, 给心爱的宝玦盖上, 点头表示主意已定, 随即向右转身, 面朝后台, 脱衣, 右转身将衣衫脱下, 双手轻拉衣衫双肩, 将衣衫展开, 缓步向宝玦走去, 走到宝玦身边, 怕把宝玦惊醒, 轻轻盖在宝玦身上。张慧珠看着熟睡的宝玦, 心中不免升起几分爱怜之情, 轻轻摇了下头, 回身向桌旁大边的跨椅走去, 走到跨椅前, 缓缓伏身向下坐, 刚刚坐下似有动静, 左手向外指出亮相, 赶快站起, 双手捏水袖梢, 使水袖半折, 右手向外绕袖即向右背去, 左手将水袖自里向外翻折起, 顺势扶右鬓, 左脚点地右腿半蹲亮相, 静心一听再听, 真是无人走动, 失望地将左袖抖下, 心神不宁地、缓步向后退走几步, 退至堂桌左前角, 从堂桌左前角, 走成一个小半弧形, 经台中向前缓行, 向堂桌右前角走去, 走至小边跨椅前, 心情沉重地坐在小边跨椅坐下。)

张慧珠 (白) 这长夜漫漫——

(张慧珠双手斜托袖。)

张慧珠 (白) 叫我如何等待?

(张慧珠右手摊掌。)

张慧珠 (西皮原板) 我不免——

(张慧珠左手稍抬起, 右手向左指织机。)

张慧珠 (西皮慢板) 引寒机——

(张慧珠站起, 走三步。)

张慧珠 (西皮二六板) 伴依坐等,

(张慧珠从小边向大边的织机走去。〔起五更鼓〕。)

张慧珠 (西皮二六板) 又思来——
(张慧珠边走边右手抚胸, 随之双手相继揉胸。)

张慧珠 (西皮二六板) 又想去越不安宁。
(张慧珠理机、织布。)

张慧珠 (西皮二六板) 数更筹——
(张慧珠双手穿梭。)

张慧珠 (西皮二六板) 交五鼓空房愈冷,
(张慧珠右手穿梭。)

张慧珠 (西皮二六板) 果然是晓鸡唱——
(张慧珠左手执梭, 右手向前托掌。)

张慧珠 (西皮二六板) 天已黎明。
(张慧珠放梭、下织机。)

张慧珠 (西皮二六板) 我不免唤玳儿——
(张慧珠右手指宝玳。)

张慧珠 (西皮二六板) 到街前探问,
(张慧珠右水袖搭在小臂上: 左水袖向上撑起, 急走至宝玳跟前。)

张慧珠 (白) 宝玳! 宝玳! 你快些醒来!
(张慧珠用双手推摇宝玳, 宝玳醒。)

张慧珠 (西皮摇板) 你的爹爹到如今未转——
(张慧珠手拉宝玳从桌内走, 张慧珠、宝玳同站至台中。)

张慧珠 (西皮摇板) 家门。
(张慧珠右手按掌。)

张慧珠 (白) 宝玳, 祖父与你爹爹一夜未归——
(张慧珠右手摆动。)

张慧珠 (白) 快快到你那鲍祖父家中问来。
(张慧珠边说边将门打开, 用手推宝玳, 示意快去。)

宝玳 (白) 唉。
(〔小锣凤点头〕。宝玳自下场门下。)

张慧珠 (西皮摇板) 莫不是半途中偶然——
(张慧珠从台中走到下场门看远去的宝玳, 又缓步走回台中。)

张慧珠 (西皮摇板) 得病,
(〔小锣一锣凤点头〕。张慧珠焦急地抖右袖。)

张慧珠 (西皮摇板) 莫不是遇猛生——
(张慧珠双手摊掌。)

张慧珠 (西皮摇板) 不幸伤身。
(〔水底鱼〕。陈氏从自上场门上, 向台中走去, 鲍世德拉宝玳自右侧幕同上, 同进门。鲍世德向大边挖, 宝玳向小边挖。张慧珠、陈氏、鲍世德、宝玳分站成八字形。)

鲍世德 (白) 啊, 嫂嫂!
(〔撕边一击〕。)

鲍世德 (白) 大事不好了!
(〔一击〕。陈氏、张慧珠同一愣。)

陈氏、
张慧珠 (同白) 何事惊慌?
鲍世德 (白) 他父子上山采药被猛虎吞吃了。
(鲍世德左手向外指出。〔一击〕。陈氏、张慧珠同惊噩。张慧珠急走一步。)

张慧珠 (白) 怎么样了?
鲍世德 (白) 被猛虎吞吃了!
(〔崩登仓〕。陈氏昏厥、鲍世德急扶陈氏坐大边跨椅上, 宝玳急扶张慧珠。〔快纽丝〕。)

张慧珠 (西皮散板) 闻凶信他父子山中丧命!
(〔快纽丝〕。)

张慧珠 (西皮散板) 看老亲——
(张慧珠指陈氏。)

张慧珠 (西皮散板) 和幼子痛断我心。
 (张慧珠看看宝琏, 走到陈氏身旁。【导板头】。张慧珠面向陈氏站。)

张慧珠 (白) 婆婆醒来!

陈氏 (西皮小导板) 他父子被虎伤双双丧命,
 (【乱锤】。陈氏站起。)

陈氏 (三叫头) 儿夫、我儿, 儿呀……

张慧珠 (三叫头) 公爹、我夫, 夫呀……

陈氏 (西皮散板) 好一似——
 (陈氏右手按掌。)

陈氏 (西皮散板) 刀割肉乱箭——
 (陈氏右手抚胸。)

陈氏 (西皮散板) 穿心。
 一霎时心血涌站立不——
 (陈氏抖袖。)

陈氏 (哭头) 稳,
 (【乱锤】。陈氏吐血。【纽丝】。张慧珠急扶陈氏自下场门同下, 宝琏紧跟下。)

鲍世德 (白) 想他一家连遭不幸, 这……这便怎么好? 唉, 我不免请医生前来调治便了。
 (【大锣打下】。鲍世德自下场门下。【小锣五击】。王四香, 崔德富身背褡裢自上场门同上, 同走至台中。)

王四香 (念) 再催人丁税,
 崔德富 (念) 真叫活受罪。
 王四香 (白) 伙计请啦。
 崔德富 (白) 请了。
 王四香 (白) 老爷吩咐下来, 要征收明年的人丁赋税, 跟上次一样, 每人出钱一贯, 不分男女老少, 贫富人等, 你说今儿咱们到哪呀?

崔德富 (白) 想个主意吧。
 王四香 (白) 我没主意呀!
 崔德富 (白) 你没主意?
 王四香 (白) 嗯。
 崔德富 (白) 我又有个主意。
 王四香 (白) 你说说我听听。
 崔德富 (白) 咱们是信马由缰, 走到哪家, 就先跟哪家要。
 王四香 (白) 对, 好主意。
 崔德富 (白) 好主意。
 王四香 (白) 咱们走着瞧!
 崔德富 (白) 碰着看!
 王四香 (白) 走到哪, 算到哪!
 崔德富 (白) 唉, 对!
 王四香 (白) 哪好说话, 咱们到哪。
 (王四香、崔德富边走边说走一小圆场。【小锣一击】。王四香抬头一看。)

王四香 (白) 伙计, 到高家了。
 崔德富 (白) 到了, 叫门。
 王四香 (白) 开门!
 (【小锣一击】。宝琏自下场门上。)

宝琏 (哭) 爷爷、爸爸……谁呀?
 (王四香拍门。【小锣一击】。)

王四香 (白) 快开门吧。
 宝琏 (白) 你等着。
 王四香 (白) 快着点。
 (【小锣一击】。宝琏向前开门。)

宝琏 (白) 又是你们俩呀!
 王四香 (白) 啊, 你还烦啦!
 崔德富 (白) 他还讨厌啦!
 王四香 (白) 小孩, 你们家有大人没有?

宝琏 (白) 我爷爷和我爸爸都让老虎给吃了。
(宝琏拭泪。)

王四香 (白) 早就该死。小孩你们家还有谁呀!

宝琏 (白) 还有我妈。

王四香 (白) 叫你妈去。

宝琏 (白) 你等着。

王四香 (白) 快去吧!

宝琏 (白) 你等着。
(王四香、崔德富同不耐烦。)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你快着点吧!
(宝琏不情愿。)

宝琏 (白) 你在这儿等着吧。
(【小锣一击】。宝琏向下场门方向走去;王四番、崔德富同进门,王四香挖到大边、崔德富挖到小边。)

王四香 (白) 你快着点吧。

宝琏 (白) 妈,那两个公差他们又来了,您倒是出来瞧一瞧哇!
(【小锣一击】。王四香、崔德富见无动静。)

王四香 (白) 使劲叫!使劲叫!

宝琏 (白) 我这不是叫了吗。

崔德富 (白) 快点叫!

宝琏 (白) 妈,您快出来看看吧,那两个公差又来了!
(【小锣一击】。屋内仍无动静。)

王四香 (白) 大声点!

崔德富 (白) 快点!

宝琏 (白) 妈——您快出来吧!
(【小锣一击】。张慧珠自下场门上,边走边拭泪。【小锣一击】。张慧珠走至台中,宝琏扶着张慧珠。)

王四香 (白) 怎么哭了,不愿意是怎么着?

张慧珠 (白) 可怜我家不幸——
(张慧珠右手摆动。)

张慧珠 (白) 我公公和我丈夫,只因无钱纳税——
(张慧珠右手按掌。)

张慧珠 (白) 去往山中采药——
(张慧珠右手向外指出。)

张慧珠 (白) 不幸都已丧身虎口,适才我婆婆——
(张慧珠双手拱请式。)

张慧珠 (白) 闻信,口吐鲜血,性命不……保哇!
(张慧珠拭泪。【小锣一击】。王四香看看张慧珠,近前走一步。)

王四香 (白) 大娘子,你这么一哭哇,连我都怪难受的。这是天灾人祸没法子,你就往开了想吧。

张慧珠 (白) 多谢上差。
(张慧珠感激地向王四香施礼。)

王四香 (白) 不用谢了,你就想着预备钱吧。
(【小锣一击】。张慧珠闻言焦急地看着王四香,看崔德富。
(张慧珠指。))

张慧珠 (白) 你们二人,又到我家做甚么来了?
(【小锣一击】。张慧珠又急又气地将双手摊开。)

王四香 (白) 我们奉了老爷之命,要征收明年的人丁赋税,跟上次一样,每人出钱一贯,不分男女老少、贫富人等,今天收到你这了,如今你交三贯就行了。

张慧珠 (白) 想前日我家卖绢,得钱十贯,当日被二位拿去了五贯,家中又用去了两贯,如今我家只剩这三贯钱了。

王四香 (白) 正合适呀。

张慧珠 (白) 若被二位拿去——
(张慧珠双手拱请式。)

张慧珠 (白) 我婆婆是怎样的将养病症呀……
(张慧珠拭泪。)

崔德富 (白) 这是你们家的事，我们管不着！
(【小锣一击】。崔德富双手叉腰站。)

王四香 (白) 大娘子，如今你交三贯钱就行了，你不还省着两贯哪吗！

张慧珠 (白) 可怜我家不幸，上差多宽待吧。
(张慧珠双手拱请式，向王四香施礼。)

崔德富 (白) 少废话，我们来这是公事，俩字“要钱”。
(【小锣一击】。张慧珠焦急看崔德富、王四香。)

王四香 (白) 大娘子，不是你一家，快着点吧！

崔德富 (白) 拿钱去！

王四香 (白) 快点！快点！
(【小锣一击】。张慧珠欲向前恳求。【小锣一击】。王四香、崔德富见状不耐烦挥手催促。)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快点！快点！
(张慧珠欲说。)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少废话。

张慧珠 (白) 多多宽待。
(【小锣一击】。张慧珠走到桌前拿钱。宝玑拦。)

宝玑 (白) 妈，这钱别给他们哪，咱们还留着吃饭呢！
(王四香、崔德富同向宝玑。)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你少废话，快点！快点！

张慧珠 (白) 多多宽待。
(张慧珠蹲身，将钱放在地下，拭泪。)

王四香 (白) 伙计，收钱。走着！

八校尉 (内同白) 哦！
(【大锣一击】。王四香、崔德富听见呐喊声，一望。)

崔德富 (白) 什么事？

王四香 (白) 少管闲事。
(王四香、崔德富自下场门同下。【快原场】。八校尉押二民伕自上场门同上，杨德胜紧跟自上场门上。八校尉同挖门两边站。【撕边一击】。杨德胜站台中，张慧珠见八校尉上时归到后台口站、护着宝玑，在锣经中，走双手折袖一望两望看杨德胜，先向右后向左，随即拉宝玑欲走。)

杨德胜 (白) 呔，这一小孩，你家可有大人？

宝玑 (白) 我爷爷和我爸爸都叫老虎给吃啦！

杨德胜 (白) 既无大人，我就拉你前往。
(杨德胜用手去拉宝玑。宝玑急叫。)

宝玑 (白) 妈！
(【嘟嘟崩登仓】。张慧珠见状拼命相护，双手将水袖翻折起，用力推杨，起反云手，向右转身；右手在头顶上方走上旋袖，顺势右手下落，双手又将水袖翻折将宝玑护在胸前，趁势在右台口成盘卧式；右臂扶着宝玑，左手指杨德胜。)

张慧珠 (白) 你们是做甚么的？

杨德胜 (白) 这……住口！
(叫头) 奉了杨大人之命——
(白) 下乡征取民伕。你家既无大人我就拉他前往。

张慧珠 (叫头) 军官哪！
(【住头】。)

张慧珠 (白) 可怜我家不幸，我公公与我丈夫，只因无钱纳税都已丧身虎口——
(张慧珠左手摊掌。)

张慧珠 (白) 如今只有这个孤门独子接续香烟——
(张慧珠看宝玑。)

张慧珠 (白) 恳求军官，不要将他带去——

(张慧珠左手摆动。)

张慧珠 (白) 若是将他带去，岂不就把我高氏门中香火断绝了!

(张慧珠左手翻折水袖。)

张慧珠 (白) 军官哪!

(叫头) 军官哪!

(张慧珠向下抖袖又将水袖反折。【五锤】。张慧珠向下抖袖。【崩登仓】。张慧珠指杨德胜。【崩登仓】。张慧珠恳求。【快冲头】。张慧珠拭泪。)

杨德胜 (白) 哼!

(叫头) 军情紧急——

(白) 哪有许多言语，拉他走哇。

(杨德胜向前拉宝琏。宝琏呼救。)

宝琏 (白) 妈!

(【急急风】。杨德胜拉宝琏，正领一圈；八校尉同领起来在左台口站一条边。张慧珠紧随杨德胜走一圈圆场，杨德胜归到台中，张慧珠拉宝琏，杨德胜扯宝琏向左台口走，张慧珠急向后拉往上场门方向走。杨德胜见状用脚踢张慧珠。【崩登仓】。张慧珠在右台口起屁股坐子。八校尉拉宝琏同下。【嘟仓】。张慧珠见宝琏离去，急向下场门方向左扬袖。【八仓】。张慧珠右手扬袖。【四击】。杨德胜怒右回身拔宝剑威胁，张慧珠见状惊怕，起反云手右转身变右手向上撑袖；左袖急向下甩成左垂袖，左手抖动。【一锤锣】。杨德胜自下场门下。【嘟仓】。张慧珠跪步急向下场门方向走左冲袖。【嘟仓】。张慧珠跪步走右冲袖。)

陈氏 (内白) 媳妇快来呀!

张慧珠 (白) 来了! 来了!

(张慧珠听呼叫声，反云手右转身，面向上场门方向走右手撑袖；将左袖搭在右肩处。【嘟仓】。张慧珠顺势右袖下落搭左肩上，左手撑袖，两目凝神望宝琏远去的方向。【空匡】。张慧珠见人已走远，失望地抖下双袖，再双手翻折水袖，右手成举袖、左手在胸窝前成端袖。)

陈氏 (内白) 快些来呀!

(【大锣打下】。张慧珠边拭泪，边向远望，神色惨然，脚步踉跄自上场门下。)

【第六场】

(【撤锣】、【免行锣】。胡泰来自上场门上，至正台口。)

胡泰来 (白) 哎!

(念) 上司不断催军费，真真叫人活受罪。

(胡泰来右手按掌。)

胡泰来 (白) 这个杨大人——

(胡泰来左手指出。)

胡泰来 (白) 跟我干上了，今几个也要钱——

(胡泰来右手摊掌。)

胡泰来 (白) 明几个也要钱——

(胡泰来左手摊掌。)

胡泰来 (白) 看起来我这个小官不能干啦，干脆，告职还乡! 我呀，我呀我不干了。

(胡泰来右手摆动，脱下纱帽放在桌上，转眼一想。)

胡泰来 (白) 哎呀! 慢着! 我不要钱啦，后任的官来了还是要钱哪! 老百姓还是一样的往外拿钱哪!

(胡泰来双手摊开。)

胡泰来 (白) 再者说，我这个小官也是拿银子运动来的，这赔本的买卖我是不能干，我是不能干!

(胡泰来摇头。)

胡泰来 (白) 我再干它两天再说吧!

(胡泰来走到桌前，把纱帽戴上，又一想。)

胡泰来 (白) 不成! 不成! 当地的老百姓穷个精光了，再干下去也没什么油水可挤的了。唉，马马虎虎的再干上一年、两年，我挤点是点呀，我就这个主意。

我说来呀!

四衙役 (内同白) 哦!

胡泰来 (白) 升堂了。

(【小锣一击】。四衙役自两边分上，分在桌旁八字站。胡泰来归大座。)

胡泰来 (白) 传王四香、崔德富上堂。

四衙役 (同白) 王四香、崔德富上堂啊!

(【小锣两击】。王四香、崔德富自上场门同上，同走至右台口。)

王四香 (念) 忽听老爷传，

崔德富 (念) 急忙到堂前。

(【小锣一击】。王四香、崔德富同进门。)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参见老爷。

(王四香、崔德富同躬身打揖。)

胡泰来 (白) 王四香、崔德富上次你们办差办得很好，老爷我还要赏赏你们哪!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您尽说赏，可是至如今一个大子也没赏啊!

胡泰来 (白) 别忙啊，老爷的赏还没下来哪，老爷的赏下来，不就有你们的啦，我吃肉，你们喝汤。

王四香 (白) 也就喝汤吧。

胡泰来 (白) 我告诉你们吧，这杨大人哪，又有军令到来啦；这军费不足，要两万贯。没什么说的，你们二人再给办一办好啦!

王四香 (白) 老爷，小人办不了啦，你改差得啦!

崔德富 (白) 你改差吧。

胡泰来 (白) 你办的了，再给办一办好啦。

王四香 (白) 实在办不了啦。

胡泰来 (白) 办的了，办办好啦。

王四香 (白) 老爷，你改差吧，您哪!

胡泰来 (白) 我跟你讲句“转文”的话，这叫做“以资熟手”。

王四香 (白) 什么生手，熟手，小人听着发抖；百姓穷的精光，只是无法下手。

胡泰来 (白) 仁义道德出在你口，奇哉怪哉实在少有；不打板子你们是不走来呀!

四衙役 (同白) 有。

胡泰来 (白) 每人重责二十。

(王四香、崔德富同趴下，四衙役同用堂板打。)

王四香 (白) 哎呀!

胡泰来 (白) 怎么啦?

王四香 (白) 疼啊!

胡泰来 (白) 哪儿疼啊?

王四香 (白) 屁股疼。

胡泰来 (白) 屁股疼，怎不去呀?

王四香 (白) 去。

胡泰来 (白) 再说不去，不打屁股，打鼻子——即刻下堂。

王四香 (白) 是。

胡泰来 (白) 怎么着，晚了，再来个“二来来”。

崔德富 (白) 别价! 别价!

(王四香、崔德富同下堂，同站左台口。)

崔德富 (白) 伙计，这叫什么手啊?

(王四香一想。)

王四香 (白) 这个——这还叫“以资熟手”!

崔德富 (白) 好说，废话。

(王四香、崔德富自下场门同下。)

胡泰来 (白) 哎呀!“买卖的非打不可!”哎呀，我想他二人哪，此去是一定成功，不必在此站着。

(胡泰来看看四衙役。)

胡泰来 (白) 没事，退堂。

(胡泰来自下场门下，四衙役自两边分下。)

【第七场】

王四香 (内白) 唉!
 (【小锣五击】。王四香自上场门上, 站在正台口。)

王四香 (数板) 想起来, 好悲伤,
 (王四香双手摊开。)

王四香 (数板) 身在公衙苦奔忙。只因连年打李闯,
 (王四香右手按掌。)

王四香 (数板) 老爷抽饷坐大堂。所到之处都骂我把良心丧,
 (王四香指自己。)

王四香 (白) 不去又怕屁股遭祸殃。硬着头皮四乡往, 要把地皮都刮光! 都刮光!
 (白) 还得催税去。
 (王四香向上场门叫。)

王四香 (白) 伙计!
 (【答答】。崔德富自上场门上。)

崔德富 (白) 叫谁呀?
 王四香 (白) 还有谁呀?
 崔德富 (白) 叫我哪!
 王四香 (白) 你怎么改了, 记吃不记打啦!
 崔德富 (白) 什么事我记吃不记打啦。
 王四香 (白) 没打你呀?
 崔德富 (白) 二十板子。
 王四香 (白) 还是的。
 崔德富 (白) 嗯。
 王四香 (白) 催税去!
 崔德富 (白) 啊, 还得催税去?
 王四香 (白) 你说, 今天咱们上哪找个好说话的去。
 崔德富 (白) 好说话, 高家好说话, 咱们找她去。
 王四香 (白) 对, 要三贯给三贯, 要五贯给五贯。
 崔德富 (白) 找她去, 走着。
 (王四香、崔德富同走一小圆场。)

崔德富 (白) 到啦!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开门! 开门! 呔!
 (【小锣一击】。)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开门哪!
 张慧珠 (内白) 婆婆呀!
 (【一击】。)

张慧珠 (内白) 你也撇下媳妇就这样去了么!
 (【凤点头】。)

张慧珠 (内西皮散板) 哭婆婆哭得我泪珠如线,
 你老人又撇我去到黄泉。
 撇下了孤苦身如何排遣,
 (内哭头) 婆婆啊!

王四香 (白) 你倒是快着点。
 (【撞金钟】。张慧珠自下场门背身退步上。)

王四香 (白) 开门哪!
 (【行弦】, 【大锣凤点头】。张慧珠左手向上撑袖, 听呼唤后, 双手抖袖, 右手在胸前反折按袖, 转身向前台亮相。)

张慧珠 (西皮散板) 耳边厢又听得叩打门环。
 (张慧珠走正云手, 左转身, 右水袖搭在左小臂之上; 左手向上撑袖。【一击】。)

王四香 (白) 呦! 怎么又穿上这个啦!

张慧珠 (白) 我婆婆她……她也死了!
(【小锣一击】。)

王四香 (白) 得, 又少一贯。

崔德富 (白) 我说大娘子, 你那个小孩被人掳去啦, 至今没有音信, 八成没命了吧?

张慧珠 (白) 我那孩儿么!
(【撕边一击】。张慧珠右手翻折水袖后成举袖; 左手翻折水袖后在胸前端袖。)

崔德富 (白) 怎么样?

张慧珠 (白) 我也顾不得他了。
(【小锣一击】。张慧珠右手抖袖, 无望地摇摇头。)

王四香 (白) 大娘子, 你就往开里想吧。
(【小锣一击】。张慧珠看王四香。【小锣一击】。张慧珠看崔德富, 右手点指王四香、崔德富。)

张慧珠 (白) 你们两个又到我家做什么来了?

王四香 (白) 我们到这儿没别的事呀。那个……

崔德富 (白) 说呀!

王四香 (白) 你说吧。

崔德富 (白) 你说吧。

王四香 (白) 你说吧。

崔德富 (白) 你说吧。

王四香 (白) 过来, 过来!
(王四香、崔德富互相凑近了站。)

王四香 (白) 你不知道, 如今我这良心归了正位!
(王四香用右手指腋下, 又拍拍胸脯。)

王四香 (白) 有点说不出口啦。

崔德富 (白) 你说不出口, 那我说呀!

王四香 (白) 听你的。
(崔德富向张慧珠。)

崔德富 (白) 嘿, 我们来了没别的, 还是要钱!
(【小锣一击】。张慧珠吃惊看着崔德富。)

张慧珠 (白) 怎么还来要钱?

崔德富 (白) 对, 要钱。

王四香 (白) 大娘子, 如今就剩你一人了, 交一贯钱就成啦。

张慧珠 (白) 一贯钱。
(【小锣一击】。张慧珠目光盯着王四香。)

王四香 (白) 对啦, 一贯钱。

张慧珠 (白) 一贯钱。
(张慧珠盯着崔德富。)

崔德富 (白) 啊, 一贯钱。

王四香 (白) 大娘子, 前后你可省着四贯哪。
(班头自上场门上。)

班头 (白) 伙计, 伙计。
(【小锣一击】。班头向王四香、崔德富打招呼。)

王四香 (白) 什么事?

班头 (白) 回去领赏啊!

王四香 (白) 为什么领赏啊?

班头 (白) 老爷升官啦。

王四香 (白) 老爷为什么升的官呀?

班头 (白) 只因老爷征收人丁赋税有功, 他就升官啦。

王四香 (白) 伙计, 他升官了, 咱们俩可就挨了骂啦!

崔德富 (白) 可不是吗, 管他呢, 咱们领赏去。

王四香 (白) 领赏去, 领赏去。伙计让她准备钱。

崔德富 (白) 嘿, 我们去去就来, 你可想着预备钱啊!
(【小锣五击】。班头、王四香、崔德富自上场门同下。【小锣一击】。张慧珠神情惨然、欲哭无泪。)

张慧珠 (白) 噢! 升官了! 升官了!

(张慧珠右手指出。【小锣一击】。张慧珠右手扳着左手指数数。【小锣一击】。张慧珠辛酸地向前呆看。)

张慧珠 (白) 一家五口，至今只剩下我孤身一人了。

(【小锣一击】。)

张慧珠 (白) 只剩我孤苦一人了。

(张慧珠右手抚胸。)

张慧珠 (白) 只剩我孤苦一人了!

(张慧珠右手指出，缓缓向左转身一周，看着满室皆空的四壁。【撕边一击】。张慧珠右手向上指、向下指。【撕边一击】。张慧珠双手向左摸衣袋。【撕边一击】。张慧珠双手向右摸衣袋。【崩登仓】。张慧珠将右水袖搭在小臂之上。【撕边】。张慧珠猛然想起。)

张慧珠 (白) 且住!

(【住头】。)

张慧珠 (白) 看那两个公差向我要钱，少时回来，叫我是怎样的交赋?

(【崩登仓】。张慧珠面向左台口，右手翻折水袖。)

张慧珠 (白) 怎样的交赋?

(【撕边一击】。张慧珠双手翻折水袖摊掌。【乱锤】。张慧珠双手相继揉胸，双手摊掌，右转身走到桌前，将身体依靠在桌左角。【乱锤】。张慧珠突然看见桌底下藏着的匕首，双手抖动指向匕首；压步后退，下决心去拿匕首，左手扔甩发，快步到桌前，将身蹲下拿起匕首。【撕边一击】。张慧珠右手反握刀柄，左手护右手腕亮相。)

张慧珠 (白) 你们问我要钱，我就与你们拼命!

(【崩登仓】。张慧珠右手握刀，刀尖向右台口、面朝右台口，左手拉右水袖亮相。)

张慧珠 (白) 与你们拼命!

(【撕边一击】。张慧珠右手举刀、刀尖朝前，左手指向左台口，面向左台口亮相。【撕边一击】。张慧珠精神恍惚，突然仿佛看见了高忠。)

张慧珠 (白) 你，你不是我丈夫么?

(张慧珠双手拱请式。)

张慧珠 (白) 你快些回来呀! 公差向我要钱! 你不要走。

(张慧珠左手指出。)

张慧珠 (白) 我跟你来了。

(【紧锤】。张慧珠将刀交与左手，右手撑袖、右趟步，面向左台口亮相，领起来走一圈圆场后，至台中，右手走盖袖，左手自里向外扬袖，共走三番，在末一番右水袖向下落后，右手立即扬腕将右袖笔直向右肩后甩去，待水袖落右肩以后，顺势将水袖朝前直打出去。)

张慧珠 (西皮快板) 他人——

(张慧珠站在台中，右手向前指出。)

张慧珠 (西皮快板) 好似儿夫面，
怎不——

(张慧珠走向右台口，右手摆动。)

张慧珠 (西皮快板) 回头交一言。
看看——

(张慧珠在左台口向前张望。)

张慧珠 (西皮快板) 将近又离远，
忽然落后——

(张慧珠不满意走两个反翻身。)

张慧珠 (西皮快板) 忽在前。

(张慧珠快步走至左台口。)

张慧珠 (西皮快板) 儿夫快把——

(张慧珠右水袖搭在左小臂上；双腿下蹲成盘卧式。)

张慧珠 (西皮快板) 家门转，
家中有人——

(张慧珠右转身向右台口方向走两步，双手摊掌。)

张慧珠 (西皮快板) 要税钱。
两眼迷离看不见——

(张慧珠正云手，右手向左腋下甩袖，左手向右盖袖。)

张慧珠 (西皮快板) 我寻你——

(张慧珠右手向前扬袖，左手向前扬袖，双手走劈袖后，双手抖袖，双手再将水袖翻折。)

张慧珠 (西皮快板) 直到那——

(张慧珠双手亮斜托袖式，左高右低。)

张慧珠 (西皮快板) 王屋山边。

(张慧珠领起来走一圈圆场。【撕边一击】。张慧珠走至台中，起正云手，面向下场门方向走，右手向上撑袖，左手端袖；双腿半蹲式亮相。【撕边一击】。张慧珠向左转个身，正云手面向右台口方向走，右手向上撑袖；左手端袖。【八仓】。张慧珠左手向右盖袖，右水袖向下落时，立即走抓袖，待水袖抓到手后，即向上走冲袖；左转身面向“下场门”方向，亮右手向上撑袖，左手在胸前将水袖翻折成端掌的相。【快原场】。张慧珠自下场门下。)

【第八场】

(【导板头】。)

鲍世德 (内二黄导板) 遭不幸衰迈年自逢离乱，

(【回头】。鲍世德右手拿锄自上场门上。【帽子头】。鲍世德走至台中。)

鲍世德 (二黄回龙) 实可叹众乡邻失踪逃亡，十室九空，好不惨淡。

(【长锤】。鲍世德将锄交与左手，向前走一步，右手抖袖、提袖。)

鲍世德 (二黄原板) 想当年旧同伴俱已不见，

(鲍世德右手摊掌。)

鲍世德 (二黄原板) 到如今只剩我形只影单。

(鲍世德右手向里翻腕将髯托起。)

鲍世德 (二黄原板) 为避税——

(鲍世德右手按掌。)

鲍世德 (二黄原板) 我只得挺身走险，

(鲍世德向左台口走攀登动作，面向左台口右手将髯侧耳倾听。)

张慧珠 (内白) 公婆、我夫、姣儿呀！

(【夺头】。鲍世德听张慧珠呼唤，心中一惊。)

鲍世德 (二黄原板) 又听得啼哭声近在身边。

(白) 哎呀！

(叫头) 且住呀！

(鲍世德右手先翻折再向下抖袖。)

鲍世德 (白) 这山谷之内，哪有妇女啼哭之声？

(鲍世德一想。)

鲍世德 (白) 待我寻找寻找哇！

(【水底鱼】。鲍世德右手抓袖、左手持锄，先向右甩髯再向左甩髯，脚下先上左步，再上右步，左脚向前走滑步，向左转身，将右水袖搭在左小臂之上亮相。)

鲍世德 (白) 哦，原来是高家娘子躲在此处——

(鲍世德右手向右指。)

鲍世德 (白) 待我听她讲些甚么？

(【凤点头】。鲍世德左手提锄、右手按掌亮相。)

张慧珠 (内二黄摇板) 痛儿夫和老父无端丧命，
痛姣儿此一去永诀今生。
痛婆婆临到死目还未瞑，
婆婆呀！

(【哑笛】。)

鲍世德 (白) 高娘子，深山之内惯出猛虎，你快走出来吧！

(鲍世德走向上场门方向右手招手，左转身走至左台口处，放下锄头。【凤点头】。张慧珠脚步踉跄地自上场门上，拭泪，抖右袖。)

张慧珠 (二黄摇板) 我如今——

(张慧珠摇摇头。)

张慧珠 (二黄摇板) 不畏虎——

(张慧珠缓步走至右台口，右手向前指出。)

张慧珠 (二黄摇板) 反向前迎。

鲍世德 (白) 这是为何?
(鲍世德右手摊掌。)

张慧珠 (二黄摇板) 倘能够——
(张慧珠右手按掌。)

张慧珠 (二黄摇板) 死同穴真蒙虎荫,
(张慧珠抽泣, 右手向前抖指出。)

鲍世德 (白) 随我回去吧。
(鲍世德向前拉张慧珠手臂。)

张慧珠 (白) 我怕呀!
(张慧珠摆手、向后退步。)

鲍世德 (白) 你怕什么?
(【凤点头】。张慧珠, 鲍世德同往里一盖、两盖, 张慧珠向左转身, 双腿半蹲, 右手向上场门方向指出; 鲍世德向右转身, 以右手拉张慧珠的左背; 左手向上撑起、左腿旁吸, 看张慧珠指的方向亮相。)

张慧珠 (二黄摇板) 怕家中又来了讨税之人。
(张慧珠右手抖动向里绕动一圈, 向上场门方向指出, 左手向前扬袖, 右手向左盖袖。)

张慧珠 (二黄摇板) 我情愿——
(张慧珠双手自胸窝前, 向左、右外方平撤出。)

张慧珠 (二黄摇板) 在荒山孤身坐等,
(张慧珠右手端袖, 左手拉右水袖。)

张慧珠 (二黄摇板) 等我夫——
(张慧珠双手拱请式。)

张慧珠 (二黄摇板) 来此地——
(张慧珠低头看, 抽泣。)

张慧珠 (二黄摇板) 一显阴灵。
(张慧珠哭, 拭泪, 在台中, 双手抱肩袖, 双腿徐徐下蹲成盘卧式。)

王四香、
崔德富 (内同白) 走!
(【水底鱼】。王四香、崔德富自上场门同上, 见张慧珠。)

王四香 (白) 暖, 你在这哪!
(【撕边一击】。张慧珠害怕地站起向左转身, 左手向上撑袖; 鲍世德急扶张右臂。)

张慧珠 (白) 你, 你, 你们又来做什么?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我们还是要钱!
(张慧珠左手指向王四香、崔德富亮相, 点指两下再抖指王四香、崔德富。)

张慧珠 (二黄散板) 你、你、你、你、你、你、你害得我一家人——
(张慧珠抽泣。)

张慧珠 (二黄散板) 死亡殆尽,
你、你、你、你、你、你、你害得我苦命女——
(张慧珠右手翻折水袖, 鲍世德扶张慧珠左臂。)

张慧珠 (二黄散板) 无处存身。
(张慧珠看王四香、崔德富。【纽丝凤点头】。张慧珠向王四香、崔德富悲愤地甩出右袖, 拭泪。)

张慧珠 (二黄散板) 恨不得手利刃一死出愤!
(【乱锤】。张慧珠从左袖中取出匕首, 右手将匕首举起; 左手指王四香、崔德富。张慧珠、鲍世德、王四香、崔德富同走半个推磨, 王四香、崔德富同归到大边; 鲍世德、张慧珠同站在小边。张慧珠站在台中、鲍世德站在张慧珠的身右边, 以手拉张慧珠右臂; 张慧珠半蹲身, 向王四香、崔德富怒指。)

王四香 (白) 大娘子, 我们是奉命差遣, 概不由己呀!
(王四香双手摊开。)

鲍世德 (白) 满口胡言!
(【撕边】、【乱锤凤点头】。张慧珠看王四香、崔德富抖袖、藏匕首。)

张慧珠 (二黄散板) 听他言——
(张慧珠左手抬起, 右手向左指王四香、崔德富。)

张慧珠 (二黄散板) 我方觉如梦初醒!
(张慧珠右手揉胸。)

王四香 (白) 大娘子，您别怪我们哥俩，也别怪我们老爷，您要怪那杨嗣昌才对呀！
(〔答答答答答答衣仓〕。张慧珠扶鬓看王四香、崔德富，凄惨地摇摇头。)

张慧珠 (二黄垛板) 我不怪——
(张慧珠双手摆动。)

张慧珠 (二黄垛板) 二公差——
(张慧珠双手拱请式。)

张慧珠 (二黄垛板) 奉行命令，
(张慧珠双手拱请式。)

张慧珠 (二黄垛板) 却因何——
(张慧珠双手摊掌。)

张慧珠 (二黄垛板) 县太爷暴敛——
(张慧珠右手向右外方恨指。)

张慧珠 (二黄垛板) 横征。
(张慧珠右手摊掌。)

张慧珠 (二黄垛板) 恨只恨——
(张慧珠右手甩袖。)

张慧珠 (二黄垛板) 狗朝廷——
(张慧珠右手指出。)

张慧珠 (二黄垛板) 肆行苛政，
(张慧珠双手摊掌。)

张慧珠 (二黄垛板) 众苍生——
(张慧珠左手高、右手平肩斜托袖。)

张慧珠 (二黄垛板) 尽做了这乱世——
(张慧珠右手端袖，左手拉右袖，双手下抖。)

张慧珠 (二黄垛板) 之民，
(张慧珠双手翻折水袖后，变左高右低斜托袖，双手捏袖梢，使双袖半折起，随即向上翻扬水袖成左高右低斜托袖式亮相，领起来圆场，鲍世德、王四香、崔德富同紧随。张慧珠圆场走到下场门处，向左转身正云手，左手向上撑袖；右手端袖。右手向前扬袖，左手扬袖后，亮右手撑袖、左手端袖相。)

张慧珠 (二黄垛板) 眼见得十室中那九如悬罄，
(张慧珠右手抖袖。)

张慧珠 (二黄垛板) 眼见得一县中就半死于兵。
(张慧珠右手向前方指出。)

张慧珠 (二黄垛板) 眼见得——
(张慧珠双手平撒出。)

张慧珠 (二黄垛板) 好村庄变成灰烬，
(张慧珠双手抖袖，双手将双袖翻折，双手成左搭袖、右手折袖领走一圈圆场，左手向上撑袖、右袖搭在左肩亮相。〔乱锤〕。张慧珠向前环视，抖右袖。〔凤点头〕)

张慧珠 (二黄散板) 眼中人——
(张慧珠左高斜托袖。)

张慧珠 (二黄散板) 尽都是那、那虎口——
(张慧珠右手抖指。)

张慧珠 (二黄散板) 馀生。
(张慧珠双手摊掌。〔纽丝凤点头〕。张慧珠左手向前扬袖，右手向左盖袖后即向前甩抖出；向后退二步；再向上左步，跟右步。)

张慧珠 (二黄散板) 我不如——
(张慧珠右手抚胸。)

张慧珠 (二黄散板) 拼一死——
(张慧珠抽泣，右手端袖，低头看袖，右手甩袖。)

张慧珠 (二黄散板) 向天——
(张慧珠右手抖袖后搭在左小臂上，眼望天亮相。)

张慧珠 (二黄散板) 祈请，
苍天哪！
(张慧珠双手拱请式，右手拭泪后抖袖，左高右低斜托袖亮相。)

张慧珠 (二黄散板) 愿世间——

(张慧珠在台中跪拜。)

张慧珠 (二黄散板) 从今后永久太平!

(张慧珠双手拱请式。【乱锤】。张慧珠跪拜，站起。【崩登仓】。张慧珠拿匕首。【四击】。张慧珠向左转身，自刎。【虎啸声】，【阴锣】。虎形自上场门上，看看王四香、崔德富，再看看王四香、崔德富手中的公文；王四香、崔德富同混身发抖趴在地下，以公文遮脸，虎形摇了摇尾巴向上场门走下。王四香、崔德富见无动静，同站起。)

王四香 (白) 唉，伙计!

崔德富 (白) 啊。

王四香 (白) 老虎怎么没吃咱们哪!

崔德富 (白) 是呀! 没吃。

(崔德富一想。)

崔德富 (白) 我明白了。

王四香 (白) 怎么咋?

崔德富 (白) 咱们俩没人味啦!

王四香 (白) 不对，是老爷的公文厉害，老虎见了它都搭拉尾巴跑啦!

崔德富 (白) 唉。

(【尾声】。王四香、崔德富同向下场门走去，同右回身看看手中的公文，王四香将公文扔在地上，自下场门下。)

(完)

(1) “恶”字读wù。

(2) “觑”字，本是去声字，在这里要唱成上声字。